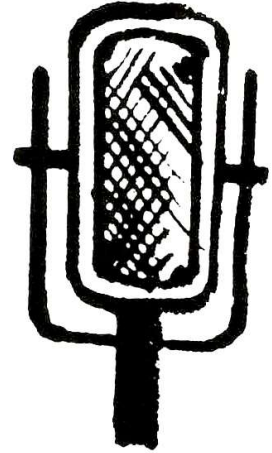




論宗教 與科學



Hans Küng 著
劉賽眉譯

本文是一九七九年八月 Hans Küng 神父訪問中國大陸時，
在北京對中國社會科學院所發表的一篇演講。

我十分感激中國社會科學院參與今次的討論，這是三十年來西方基督徒與無神論學者在中國首次舉行有關「宗教與科學」的討論。這個任務甚為艱鉅，然而，我並非企圖去皈依你們，而只是告訴你們西方的學者（其中不乏科學家），目前如何了解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係。這個問題甚為複雜，而且有很長的歷史背景。對於這個問題在現代歷史上的發展和困難，我曾從事學術上的研究，並把研究的心得收集成書，長達八百餘頁，

命名為「神存在嗎？——答覆現代有關神的問題」，書中曾詳細分析黑格爾、費爾巴哈、和馬克斯的思想。我題贈了一本給北京的世界宗教研究所。

今日我只是簡核地提出九個命題來討論，「九」為中國人是一個吉祥的數字。我的討論並非僅以基督徒的觀點出發，而是以較闊的觀點出發，甚至可以包括那些具有傳統儒家思想和回教背景的中國人。

(一) 澄清概念

(1) 教宗與迷信之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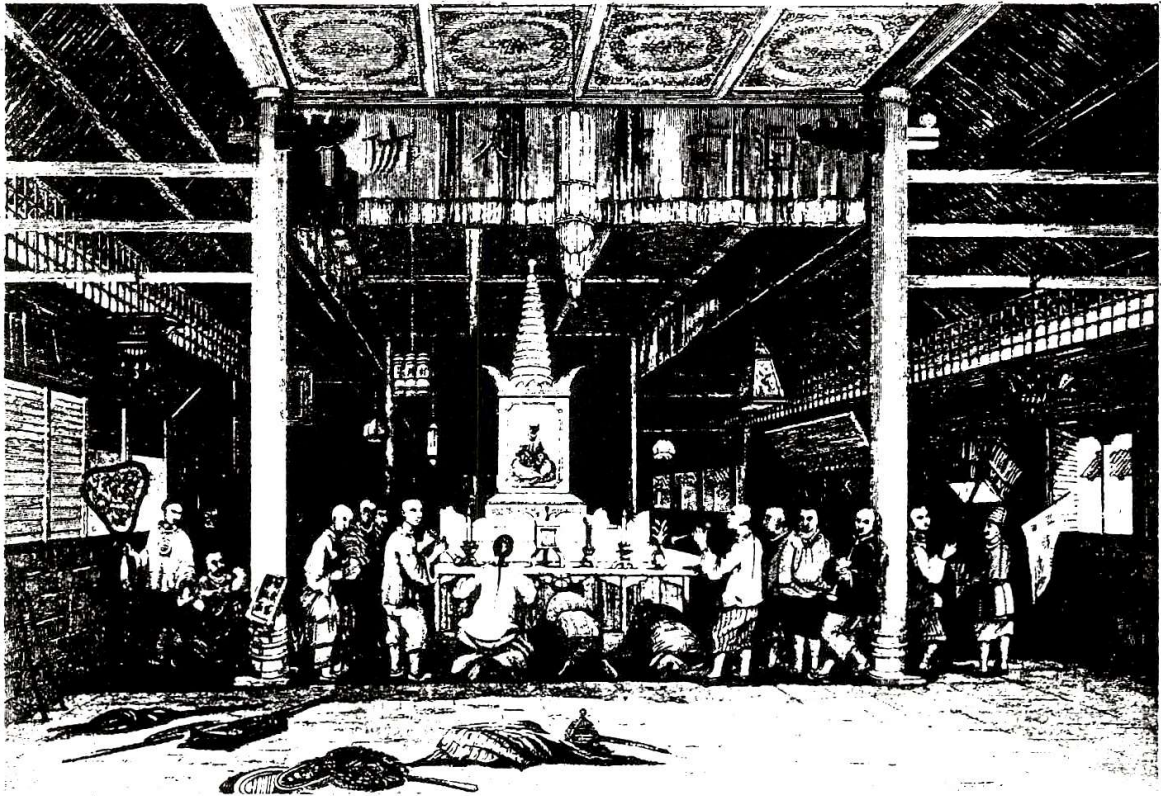
宗教所尋找的並非是相對、人爲和受到限制的東西，而是「絕對的存在」，這「絕對的存在」於遠古時便被稱爲「神」。我在此所說的神，乃指一隱藏、至首、和最終的絕對，這絕對不僅是猶太人和基督徒所朝拜的神，亦同時是回教徒所信奉的「上帝」，印度教徒所尋求的「梵天」，以及佛教徒所要達到的「涅槃」，當然也是中國傳統裏所謂的「天」或「道」。在你們國家的歷史裏，宗教的確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在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地區，宗教甚至成爲社會及政治的因素。

迷信與宗教相反，它盲目服從於相對的事物，把物質的東西、人、或人的組織視作神來朝拜；由此，一切個人崇拜，都可視爲迷信之一。

迷信的類別很多，有些甚至非常現代化，但迷信並非宗教。雖然，當宗教把相對的事物視作絕對來朝拜時，宗教亦會淪爲迷信，但無論如何，並非一切宗教都是迷信。

(2) 舊世界中的神觀已逝，新世界中的神觀有待探討

倘若神真的存在，則我們應如何在科學昌明的現代世界中來談論神？首先，從消極方面來看，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



無論如何，並非一切宗教都是迷信

我們不可把神視作居於另一更高世界的「至高存在」。這種擬人化的神觀，把神當作坐於雲端的世外超人，也阻碍科學家認真地去思考神的問題。

第二：神亦不是形而上學所假設的客體存在，超於物質世界之外，與世界和人的現世生活無關。這種理性主義的神觀，視神居於形而上的「天堂」，超乎星辰寰宇之外，使科學家不能不認真地追問神的問題。

從積極方面來看，上述問題的答案應當是：神不等於世界，世界亦不是神，但神在世界之內，而世界亦在神之內。這是許多西方（黑格爾）及東方（不少中國人）思想家均贊同的答案。這種神觀排除一切二元論，而對事實採取統一的想法。它並非視神為事實的一部份，彷彿是一至高無限的存在與有限的事物平行並存；相反，它視神為存在於「有限」中的「無限」，存在於「相對」中的「絕對」、內在於宇宙中的「超越」。為此，神既屬於現世又超越現世、擁有一切又滲透一切，祂存在於宇宙、歷史、人類、個人及事物的中心，祂為人類是既遠且近，既屬於此世又超越現世。祂既賦予人自由就從不限制它，亦不輕忽它；相反，祂保護它、完成它、並使到人可能運用自由。

舊世界觀中有關神的問題已過時，它視神為「行奇蹟者」、「困難與需要中的援助者」，神變成了只是應急之物，祂只是當人面對生命中的某些問題，而科技亦不能提供答案時，才去呼求的一位。但是新世界觀中的神的問題則一點也不過時。

(二) 教會與神學的自我批評

(3) 現代人之所以拒絕神是因為教會和神學相反科學

在北京，曾經上演了BERTOLD BRECHT所編寫的「伽利略的生平」一劇，十分成功，這是四人幫倒台後，在中國上演的第二部西方舞台劇。我們承認，教會在伽利略事件及稍後反對達爾文進化論的行動上，犯了巨大的錯誤。這些錯誤直至今日仍損害到宗教與科學之間的關係。當時，教會以為自己是保護信仰，而事實上只是維護着中世紀希臘的世界觀，以及教會本身對科學及生命問題的權威；（處理上述事件的人士）對教會的制度只是盲目的服從。

就如在中世紀的黃金時代，信仰與科學的綜合並非不可能，事實上現代不少著名的科學家和哲學家都期望如此，譬如：伽利略、笛卡兒、巴斯加、哥白尼、牛頓、克卜勒、波爾等。可惜，良機一失再失；而許多人乾脆把科學取替了宗教，視科學為準宗教。然而，今日在西方愈來愈多人了解到，科技並不能解決所有的人生及社會問題，科技不能代替倫理與宗教。

(4) 現代人之所以拒絕神是因為教會和神學相反民主

今晨我聽到了許多次「民主」這個詞。不幸，直到本世紀初，歐洲的歷史都十分清楚地顯示出俗世的統治者與精神的領袖之間、高坐於寶座上的掌權者與服務於教會內的領導人之間、國家的憲法與教會

的憲制之間是如此攜手合作和互相支持，以致於教會視為異端人物的，政府亦視為敵人，而政治上的反叛者亦被列為異端人物。一如在科學的領域內所發生的，在政治的領域裏亦同樣不斷實施（自我）保衛和迴避的策略。

宗教信仰遭到反對，是因為當日的統治者利用它作為工具，以阻止「理性之光」、自由、平等和友愛的流佈，並利用它來勞役人民。

因此，一九七二年在巴黎聖母大殿前公開否定神，以及在法國大革命中激進民主主義者對司鐸的侮辱，一點也不令人詫異，因為當時的教會和神職界成為了腐敗、不受歡迎、和破落皇朝的主要支持者。在世界的歷史中，無神主義首先在法國渲染了濃厚的政治色彩，繼之，同樣情形在德國發生。這原是資產階級的自由無神主義；後來在俄國及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中，這無神主義在世界的政壇上獲得了真正的勢力。

無疑，教會在俄國和中國亦曾犯了類似在西歐的錯誤。某些西方傳教士往往不自覺地與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勢力掛鉤，因而嚴重地損害了自利瑪竇以來不少傳教士對中國在教育 and 社會福利方面所作的積極貢獻。

教宗庇護十二世對無神共產主義的譴責、開除一切共產黨員的教籍、以及其他種種在紀律方面的措施（尤其是對中國），後來由教宗若望廿三世、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和普世教會協會作了局部修正。最近的發展很明確地顯示出兩點：

- (一) 教會和神學相反民主的態度已改變；而宗教信徒與社會主義的制度建立起較有建設性的關係，成了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 (二) 近期的發展亦對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質詢

；她們目前禁止宣傳宗教信仰的做法，是否也與昔日的基督教國家和其他有宗教信仰的國家禁止宣揚無神主義的態度無異。

也許，中國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就是除了農業、工業、科技和軍事的現代化以外，加上意識形態和思想的現代化。

(三) 檢討過去對宗教的批評

(5) 科學與信仰、神學與無神論的交鋒並非必要

今日一般有思想的人都不會去爭論這個事實，就是：費爾巴哈和馬克斯對宗教的批評不能說全無理由。費氏認為宗教也如人類的信望愛一樣，含有「投射」的因素，費氏的批評雖然有理，但並非說費氏因此能夠證實了宗教純粹是一種「投射」。馬克斯說宗教是「鴉片」，是壓抑和麻醉人的工具，給人提供暫時的安慰。雖然宗教有時的確如此，但它不必是這樣，宗教亦可以是社會解放和全面啓蒙的工具。

(6) 無神主義證明神不存在的心理論證是既強又弱

有人說神純粹是人的願慾的投射，到底神是否真是一種投射？我們必須承認，對神的信仰亦可以從心理的角度去解釋。無疑，這並不是選擇心理學或不用心理學那麼簡單的問題。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宗教信仰的確往往顯露出有投射的本質和結構，並常有可能被人懷疑它僅是一種投射作用。但事實上，投射並不能決定所投射的對象存在與否。一位真實存在的神往往會與人願慾中的神符合。為何我會盼望死亡不是一切的最後終結？盼望生命和人類的歷史有意義？簡言之

，那豈非是因為神的確存在？假如一個德國的孩子猜想他的父親可能尚生存於俄國的集中營，他的猜想可能只是一種願望，但亦可能是真的。

(7) 建基於歷史哲學、證明宗教已屆末日的論證雖強亦弱

這種證明無神的論證，其優點在於包括了現代的整個俗化過程，但是否單就這一點



宗教亦可以是社會解放和全面啓蒙的工具

本身便可證明宗教已到了末路？尼采的「上帝死了」的診斷已被證實是錯誤的判斷。相反，無神的人文主義，一如費爾巴哈所宣佈的投射理論，不僅沒有除去宗教，反而在許多地方，促使宗教信徒產生一套既有理論又富實踐性質的新人文主義。至於無神人文主義對人性及人類進步的「信仰」，今日反被懷疑是一種「投射」。

在馬克斯的「鴉片」理論中說，隨着無神社會主義的進步，宗教會逐漸凋謝；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四人幫時代，宗教雖然受到強暴的壓制），在許多地方，甚至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新的宗教意識又復甦。無神唯物主義者相信社會主義的社會最後必會興起；但今日為許多人看來，這種「信仰」本身只不過是一種「安慰」，以蘇聯為例，這種「信仰」只是用來維護一個新的幹部階級既得的利益，而「革命」亦很可能成為人民的鴉片。

無神的科學不僅不能導致宗教崩潰，就如佛洛伊德在他的「幻覺」理論中所預言的；相反，縱然某些科學仍敵視宗教，但對倫理和宗教的新覺醒正在誕生。無神的科學家相信理性的科學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今日為不少人看來，這種「信仰」無異於「幻覺」。

(四) 新的境况

(8) 撮要：神的存在既不能以純粹理性的證據去證明，亦不能以非理性的感覺去接受，只能建基於對事物的合理信賴

上述命題的意思是：我能合理地深信一件事實，就是：凡能被我們經驗得到的事物

，被人看見、聽見、衡量、計算、和處置的事物本身，都不能解釋自己，因為它不是最終和最始的存在。世界和人是建立在一最始的基礎上，靠這基礎支持，而這基礎正賦予世界和人最終的意義與歸宿。對神的信仰其實是一種「信賴」。世界和人的「矛盾性」迫使我們作抉擇。我們做抉擇時，一方面既不受到理性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亦沒有理性的證據。所以，信仰神是一種冒險，既沒有理性的內在證據亦沒有外在證據。但信仰神的合理性和有意義，是從人內心深處領悟得到的，就是當人面對人生和人類歷史最後的無意義、虛無而做抉擇的過程中，了解到信神的意義和合理。信仰有它自己的理由，而這些理由却是理性所不能明白的，因為信仰原是一種「合乎理性的信賴」。

(9) 不應當用武力去強迫人接受宗教或某一種意識形態

無神主義者亦往往沒有得到充份的自由；他們在基督教的國家裏，也應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宣講的自由。同樣，在社會主義的國家內，宗教信徒也常常沒有得到應得的自由，信徒亦該當享有思想、言論、和宣講的自由。這種完整的自由會使到一切宗教信徒（包括：基督徒、回教徒、猶太教徒、佛教徒、和儒家信徒）克服生活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種種不安。

很明顯，對神的問題提供答案，並不等於對今日一切經濟、政治、和社會的迫切問題提供了答案。然而，神的問題對上述各種問題會產生很深和積極的影響，就是給它們提供基本的信念、基本的態度、和基本的價值觀。不僅是思想依賴經濟的基礎，反過來，經濟的發展亦依賴思想。這種依賴可能產生消極的影響，但亦可能帶來積極的效果，



爭取社會正義，解放與和平的路途上，
可看到思想的積極影響

這些積極的影響已經由不少西方和東方的信徒，在爭取社會正義、解放與和平的過程中作了見證。基於此，信徒對為何愛勝過恨、和平勝於戰爭、自由勝過奴役、非暴力勝於暴力等問題，找到了答案的基礎。

在近代，我們經歷過形形色色的迷信，盲目地相信某些價值是至高的，比如：國家、種族、人民、階級、科學、進步等。人們往往都信仰某種「神」，若他不是信仰一個真神，亦會相信某些偶像。可是，在經過了那麼多危機的淨化之後，信仰神存在的困難多少已得到了澄清。其實，我們不必為了維護日心說和進化論、為了保衛民主與科學、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而反對宗教信仰。相反，正因為我相信神，所以我要力爭真正的自由、平等、友愛、民主、人性尊嚴、社會正義和適當的科學進步。我個人認為，宗教與科學的關係已進入了新的情況，與費爾巴哈、馬克斯和恩格斯所說的情況截然不同。